

马克思主义与拉美社会主义思潮

为拉美化马克思主义一辩

——重审拉美马克思主义史*

叶健辉

内容提要：因古巴革命而流亡欧洲的福尔内特—贝当古在“历史被宣告终结”之际为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辩护，其辩护的方式是梳理1861—1991年期间马克思主义在拉美发展的历史，指出这段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拉美本色化的历史。具体而言，拉美马克思主义最初通过移居拉美的希腊人罗达卡纳蒂与拉美根基深厚的基督教传统联结在一起，之后则通过胡斯托和因赫涅罗斯与风行拉美的实证主义深入对话，产生了实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拉美文化传统相交融所产生的理论高峰则是秘鲁共产党创始人马利亚特吉所倡导的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形成了使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马利亚特吉纲领”。此后马克思主义本色化事业受挫，但1959年古巴革命之后“马利亚特吉纲领”得以复兴。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在拉美的传播一直受到拉美本土文化传统的某种校正，因而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讲不是外来人的事业，而是拉美人自己的事业，不会因为外部事件而终结。

关键词：福尔内特—贝当古 拉美 马克思主义 本色化 马利亚特吉 解放神学 依附论

作者简介：叶健辉，浙江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驻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0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 6649 (2018) 05 - 0040 - 16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研究”（编号：16CZJ015）的阶段性成果。

许多人认为，拉美马克思主义是美苏冷战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终结，马克思主义在拉美也将走向终结。然而，生在冷战交锋激烈上演之地古巴、因共产主义革命而流亡德国的古巴人劳尔·福尔内特—贝当古（Raúl Fonet - Betancourt, 1946—）却在冷战结束之际，挺身而出为拉美马克思主义传统进行辩护，写下《马克思主义的形变——拉美马克思主义史》（*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①一书。应该说，这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因为拉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完全可以与西欧马克思主义、东欧马克思主义、亚洲马克思主义并驾齐驱。缺少了拉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的图景将是不完整的。

福尔内特—贝当古以拉美化为主要线索将马克思主义在拉美的发展分为七个阶段：1861—1883年，1884—1917年，1918/1919—1929年，1928—1930年，1930—1940年，1941—1958年，1959—1991年。其中，1928—1930年这个阶段是枢纽所在，这是福尔内特—贝当古为秘鲁共产党创始人马利亚特吉专门辟出的阶段，不仅因为这个阶段在时间上处于这段历史的中间，马利亚特吉所提出的将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马利亚特吉纲领”更是代表了拉美马克思主义的高峰。由此，本文将1861—1991年这130年的历史分为三大阶段：马利亚特吉之前（1861—1929年），马利亚特吉纲领（1928—1930年），马利亚特吉纲领之后（1930—1991年）。

一 马利亚特吉之前（1861—1929年）

福尔内特—贝当古将1861—1883年确定为马克思主义在拉美发展的预备阶段。移居墨西哥的希腊人普罗蒂诺·罗达卡纳蒂（Plotino Rhodakanaty, 1828—1905年）于1861年出版了《社会主义宪章或查尔斯·傅立叶派社会主义要理问答》（*Cartilla Socialista o sea Catecismo Elemental de la Escuela Socialista de Charles Fourier*）一书^②，这本具有明显基督教色彩的小书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开端。为什么将开端定于1861年？福尔内特—贝当古给出了两个

^① Raúl Fonet - 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 Leó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México, D. F.: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该书原文是德文，出版于1994年，本文引用的是2001年出版的西语版。

^② Raúl Fonet - 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 Leó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México, D. F.: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p. 22.

理由：一是后溯性的理由，罗达卡纳蒂代表了后来拉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即将马克思主义与拉美传统文化思想相调和；二是罗达卡纳蒂本人的特殊性，他曾亲历1848年革命，熟知欧洲社会主义。简言之，罗达卡纳蒂一方面深受拉美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有深厚的欧洲经验，因而成为拉美化马克思主义的开端。就理论立场而言，罗达卡纳蒂有意识地将自己称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将耶稣的福音呈现为激进社会主义纲领，认为“耶稣宣讲的教义与社会主义没有二致”^①。这使罗达卡纳蒂进入决定拉美大陆文化底色的基督教传统之中。而标志着这个预备阶段结束的则是被称为“美洲使徒”的古巴诗人何塞·马蒂（1853—1895年）^②在马克思逝世之际写的一封信《悼念卡尔·马克思》^③。在信中，马蒂强调马克思对被压迫者的选择这一伦理立场，但不认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新世界只能奠定在“普遍的爱”这个准则之上。而马蒂之所以对马克思有所保留，则是因为马蒂深受一度在拉美流行的、以崇尚“爱的调和力量”为基本特征的克劳泽主义（Krausismo）^④影响。

1884—1917年这一时期则是马克思主义逐渐与其他社会主义拉开距离的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一度主宰拉美的实证主义相遇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开端是1884年，因为在这一年里《共产党宣言》西班牙文版得以面世。从拉美化这条主线来看，这个阶段的主要事件是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按照福尔内特—贝当古的看法，胡安·包蒂斯塔·胡斯托（Juan Bautista Justo, 1865—1928年）和何塞·因赫涅罗斯（José Ingenieros, 1877—1925年）这两个阿根廷人通过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而开创了拉美实证社会主义传统。^⑤胡斯托的代表作是《历史理论与实践》（*Teoría y Práctica de la*

^① Raúl Fornet - 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 Leó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México, D. F.: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pp. 23 - 24.

^② 关于何塞·马蒂，参见Raúl Fornet - 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 Leó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México, D. F.: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pp. 28 - 34.

^③ 中文版本参见[古]何塞·马蒂著，毛金里、徐世澄编译：《何塞·马蒂诗文选》，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第90 - 91页。

^④ 关于克劳泽主义，参见Katya Colmenares Lizárraga, “El Krausismo”, en Enrique Dussel, Eduardo Mendieta y Carmen Bohórquez (eds.), *El Pensamiento Filosófico Latinoamericano, del Caribe y “Latino” (1300 - 2000): Historia, Corrientes, Temas y Filósofos*, México: Siglo XXI, 2011, pp. 203 - 210.

^⑤ Raúl Fornet - 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 Leó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México, D. F.: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p. 51.

Historia, 1909) 和《关于历史的科学理论与阿根廷政治》(*La Teoría Científica de la Historia y la Política Argentina*, 1915)。^①在整个拉美享有盛誉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因赫涅罗斯^②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则是1913年出版的《阿根廷社会学》(*Sociología Argentina*)。两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都要求用实证主义革新或超越马克思主义,这是拉美传统对马克思主义的校正,这种校正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在拉美生根。

十月革命之后的十年(1918/1919—1929年)是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通过拉美各国共产党进入拉美的阶段。十月革命之后,共产党在拉美国家纷纷成立,列宁主义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定义。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成为焦点问题。这个阶段的开端是1918年或1919年。1918年,以比托里奥·科多比亚(Vittorio Codovilla, 1894—1970年)等人为首的阿根廷社会党激进派组建了国际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Internacional),这是拉美第一个共产党,也是拉美唯一一个先于第三国际成立的共产党。1919年如此重要的原因则是在该年3月第三国际正式成立。而标志着这个阶段终结的事件是:1929年第一届拉美共产党大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③。但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同秘鲁政治家阿亚·德拉托雷(Víctor Raúl Haya de la Torre, 1895—1979年)^④所代表的民粹主义对话的阶段。可以说,民粹主义在这个时候取代了实证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对话对象。阿亚于1924年在墨西哥创立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PRA),其思想也被称为阿普拉主义。关于阿亚,福尔内特—贝当古提到两部作品,一部是1926年的小册子《什么是阿普拉?》(*¿Qué es APRA?*),另一部是1948年的《历史—时空》(*Espacio - Tiempo - Histórico*)。阿亚认为,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置于拉美处境之中,提出了寻找一种有别于欧洲马克思主义的“方言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而阿普拉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拉美化形式。时空是相对的,从印第安美洲出发的马克思主义跟从欧洲

① Raúl Fornet - 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 Leó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México, D. F.: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pp. 51 - 61.

② 关于因赫涅罗斯,参见 Raúl Fornet - 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 Leó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México, D. F.: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pp. 61 - 69.

③ Raúl Fornet - 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 Leó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México, D. F.: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p. 83.

④ 关于阿亚,参见 Raúl Fornet - 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 Leó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México, D. F.: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pp. 88 - 96.

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是不一样的。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阿亚对帝国主义的看法。阿亚认为，列宁主义是一种欧洲马克思主义，它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这一点就欧洲而言是正确的，但就拉美而言则是错误的：在拉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初阶段。从马列主义立场针锋相对地回应阿亚观点的是当时古巴共产党领导人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Julio Antonio Mella, 1903—1929年）^①。由于阿亚的作品题为《什么是阿普拉？》，梅利亚于1928年写了一部专门批驳阿亚的作品：《什么是阿拉普？》（¿Qué es ARPA?）。梅利亚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国际化，美洲的特殊性没有重大意义，不足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有效性。美洲印第安居民没有特别的革命潜能，将革命问题与印第安问题混在一起是一种历史性的错误。

总的来说，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先是同傅立叶等人所代表的社会主义一起，随着欧洲移民进入拉美。之后，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扩大，拉美知识界开始关注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展开了与实证主义、民粹主义的对话。与实证主义的对话是马克思主义开始扎根拉美文化传统的一块里程碑，因为实证主义在19世纪后半叶的拉美地位极为显赫，就仿佛在殖民地时期天主教教义的地位一般。实证社会主义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拉美知识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而十月革命之后通过拉美各国共产党进入拉美的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与当时在拉美刚刚兴起的民粹主义的对话，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已经作为一支现实的政治力量进入拉美历史。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受到拉美本土传统的某种校正，具有独特的宗教或伦理色彩，这是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表征。

二 马里亚特吉纲领（1928—1930年）

福尔内特—贝当古为秘鲁共产党创始人马里亚特吉（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1894/1895—1930）^② 独辟一章，专门讨论马里亚特吉1928—1930

^① 关于梅利亚，参见 Raúl Fornet - 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 Leó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México, D. F.: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pp. 97 - 105.

^② 关于马里亚特吉，参见 Raúl Fornet - 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 Leó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México, D. F.: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pp. 123 - 166.

年间著作的意义，认为马利亚特吉不单单代表了拉美马克思主义史的一个阶段，而且代表了拉美马克思主义从重复到创造的飞跃，因为马利亚特吉开辟了一条处境化或本色化（*inculturación*）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奠定了拉美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以马克思主义本色化为依归的马利亚特吉纲领使马利亚特吉成为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由于马利亚特吉，拉美第一次有了从本土视角出发的、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从编年史的角度看，在马利亚特吉之前已经有了为马克思主义观念辩护的人，但在尝试发展“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或拉美化马克思主义这个意义上，马利亚特吉是“美洲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①可以说，马利亚特吉是拉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座异军突起的高峰，是拉美化马克思主义的开山宗师。福尔内特—贝当古主要讨论马利亚特吉的两部作品：1928年出版的《秘鲁七论》（7 *Ensayos de Interpretación de la Realidad Peruana*）^②和写于1928—1929年间但到1955年才出版的遗作《为马克思主义辩护》（*Defensa del Marxismo*）。

福尔内特—贝当古认为，《秘鲁七论》是拉美化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表述，是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批判分析拉美特别是秘鲁现实的初次尝试。马利亚特吉在《秘鲁七论》中对印第安人问题或土著问题的分析是这种创造性的一个突出体现。马利亚特吉认为，土著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其根源在于土地所有权制度，而不是一个种族问题或文化问题。或者说，土著问题是一个经济—社会剥削问题，只有通过经济制度的根本改造才能获得真正解决。只有通过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改造，才有可能满足印第安人的正当要求。这样，拉美土著问题就与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相联系。在拉美，具体而言在秘鲁，成为社会主义者就是成为土著主义者的一种方式。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与具有明显拉美色彩的土著主义并不矛盾。马利亚特吉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分析，但另一方面也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使土著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去中心化，走向一种印第安美洲马克思主义。

基本上，马利亚特吉是在尝试用社会主义解决土著主义提出的问题，可

^① Raúl Fornet - 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 Leó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México, D. F.: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pp. 124 - 125, p. 169.

^② 中译本为〔秘鲁〕马利亚特吉著，白凤森译：《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以说是在用社会主义超越土著主义。但马利亚特吉的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社会主义，而是处境化的社会主义，是印第安人得以在其中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社会主义；只有印第安人自己才能实现解决印第安人问题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固然需要吸收最新的科学和技术成果，但同时也需要延续古老的民族传统。拉美固有的土著传统就这样与外来的马克思主义联结在一起。而这种印第安美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可能，则是因为印第安人自印加帝国以来的社会主义传统并不是已经逝去的过去，而是印第安美洲历史特性活生生的一部分，印第安人的社会主义传统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形式中重生。或者说，印第安美洲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这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明显相佐，因而常常被正统派指责为“民粹主义”^①。

但是，马利亚特吉对印第安传统并不抱持玫瑰色的浪漫化态度，他对印第安共同体的辩护并不是基于抽象的正义原则或传统的情感，而是基于具体的、实际的经济社会理由：尽管处于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印第安传统依然没有消亡，而是展示出了发展的可能性和活力。当然，马利亚特吉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简单地移植过来，认为漠视土著要求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秘鲁的社会主义，甚至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但是，马利亚特吉并不像民粹主义者那样看好拉美的民族资产阶级，他认为拉美的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民族意识，不怎么看重民族主权，反而倾向于与帝国主义合作以获取利益，因而无力领导反帝的民族主义革命。马利亚特吉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性，在此，不能忘记马利亚特吉是秘鲁共产党主要创始人这个基本事实。总的来看，马利亚特吉意在发展出一种“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而同时期的阿亚也提出过要发展一种“方言马克思主义”，看起来两者都注重马克思主义的拉美化，都希望摆脱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依附，那么为什么不把阿亚列为美洲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福尔内特—贝当古给出的理由是：阿亚是以拉美历史时空的特殊性为基础，从外部改造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而马利亚特吉则是从内部改造马克思主义，使拉美进入马克思主义之中，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本色化在肯定拉美特性的同时也肯定了马克思主

^① Raúl Fornet - 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 Leó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México, D. F.: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pp. 131 - 144.

义的普遍性。^①

如果说马里亚特吉在《秘鲁七论》中主要讨论了一些与拉美相关的具体问题，那么，在《为马克思主义辩护》中则集中讨论了一般性的理论问题。福尔内特—贝当古认为此书对系统重建马里亚特吉哲学思想极为重要，因为这是马里亚特吉公开表述其哲学立场的一次努力。从形式上讲，马里亚特吉的这本书是对比利时人亨利·德曼（Henri De Man, 1885—1953年）1928年出版的《超越马克思主义》（*Más allá del Marxismo*）一书的回应^②。德曼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科学上已经落伍，特别是在心理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的诸多论断已经被推翻。由于这些科学上的新进展与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论点相矛盾，马克思主义无法将之加以整合。由此，德曼提出应当超越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简单地修正马克思主义。这实际上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清算。而马里亚特吉则试图在其《为马克思主义辩护》中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超越性：只要资本主义没有被推翻，马克思主义就依然是有效的。^③

马里亚特吉为之辩护的不可超越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呢？马里亚特吉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19世纪理性主义一个简单的例子。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或哲学唯物主义，也不是一种早已被科学进展所超越的历史哲学。马克思只不过创造了一种历史性地解释现实社会的方法。对方法和理论的区别使马里亚特吉能够得出这样的观点：19世纪科学至上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东西。作为科学理论被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批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跟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两回事。将马克思主义归约为一种科学理论完全是徒劳的，因为马克思

^① Raúl Fornet – 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 Leó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México, D. F.: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pp. 126 – 129, pp. 138 – 139.

^② Raúl Fornet – 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 Leó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México, D. F.: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p. 145. 德曼一书的德文原版出版于1926年，题为《论社会主义心理学》（*Zur Psychologie des Sozialismus*）。

^③ Raúl Fornet – 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 Leó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México, D. F.: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pp. 146 – 147.

主义是作为“一种群众运动的福音和方法”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①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19世纪理性主义哲学遗产继承者的马克思主义是两回事。马克思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结合是一种历史的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全可能发生其他结合。马克思主义具有自我革新的能力。具体而言，马利亚特吉认为，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1847—1922年）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与柏格森哲学思潮的结合。但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并不能随意地与任何思潮结合，方法必须接受一种理念的调节，这就是指向改变世界的必要性革命（具体而言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理念。^②换言之，革命是马克思主义自我革新的指南针。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是完全开放的，可以吸收历史中出现的任何新元素，但总是朝向意识形态上的北极星：社会主义革命。

然而，奇怪的是，马利亚特吉并没有对那个时代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照单全收。福尔内特—贝当古认为，这很可能跟马利亚特吉的时代处境相关。由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引起的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危机，表现为虚无主义、怀疑主义的强烈反弹，而19世纪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乐观在战争中化为灰烬。马利亚特吉需要回应这种虚无主义的挑战。也就是说，马利亚特吉为之辩护的马克思主义乃是对虚无主义挑战的回应，是对虚无主义的克服。沉重的理性主义遗产使正统马克思主义无力应对虚无主义的挑战，马利亚特吉不得不在其他地方寻找战胜虚无主义的武器。马利亚特吉通过索雷尔在柏格森主义那里找到了这种武器。^③在柏格森主义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一个“神话”。“神话推动人在历史中前行。没有神话，人的生存就没有任何意义。”^④如此，革命就从理性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宗教性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言行都具有一种信仰的味道、意志的味道，包含着英雄般的创造性的确信。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寻找一种平庸的、消极的决定论情感是荒谬的。”^⑤面对理性主义的危机，马克思主义应当执行一种宗教功能。在《秘鲁七论》中，马利亚特吉就曾明言：

^{①②③} Raúl Fornet - 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 Leó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México, D. F.: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p. 148, pp. 148 - 150, pp. 155 - 158.

^④ José Carlos Mariátegui, *El Alma Matinal y Otras Estaciones del Hombre de Hoy*, Lima: Empresa Editora Amauta, 1950, p. 24.

^⑤ Raúl Fornet - 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 Leó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México, D. F.: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pp. 159 - 162.

“共产主义实质上是宗教的。”^①这种浓烈的意志论和宗教神话色彩使马克思主义不得不发生巨大的变化，按照福尔内特—贝当古的看法，马利亚特吉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一种“异端马克思主义”^②，拉美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异端马克思主义者！

从编年史的角度看，马利亚特吉是秘鲁共产党的创始人，是通过共产党活动接受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而从拉美化的角度来看，马利亚特吉代表了将拉美特性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尝试，是拉美化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开山鼻祖。马利亚特吉将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相结合的尝试实际上成了后来解放神学的先声。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激发了马利亚特吉的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马利亚特吉是“1914年之子”。实际上，十月革命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副产品，因此列宁也是“1914年之子”。就中国而言，《欧游心影录》一书的作者梁启超也是“1914年之子”。也许可以说，20世纪欧洲、美洲、亚洲马克思主义的勃兴是“1914年现象”。情况有些不同的是，拉美马克思主义没能发展壮大，马利亚特吉本人为避免与第三国际的冲突而辞去了党内职务^③，从此拉美马克思主义步入另一个阶段。

三 马利亚特吉纲领之后（1930—1991年）

1930年之后，在斯大林主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下，这个时期的拉美马克思主义走向了马利亚特吉的本色化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对立面，开始斯大林化，即亦步亦趋地模仿、移植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④。这种理论上的跟随和依附使拉美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创造性和对历史的敏感性。1930年拉美一批共产党机关刊物的发行是这个阶段开始的标志。

然而，在拉美各国共产党之外，马克思主义继续深入拉美社会。在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深入拉美的一个标志是一次关于“社会主义教育”的

^① [秘鲁] 马利亚特吉著，白凤森译：《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08页。

^② Raúl Fornet - 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 Leó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México, D. F.: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p. 163.

^③ 参见靳呈伟著：《多重困境中的艰难抉择：拉美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195页。

^④ Raúl Fornet - 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 Leó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México, D. F.: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p. 169.

公共辩论。辩论发生于1933年，辩论的一方是拉美哲学“奠基人”^①之一安东尼奥·卡索（Antonio Caso，1883—1946年），另一方是马克思主义者比森特·隆巴尔多·托莱达诺（Vicente Lombardo Toledano，1894—1968年）。辩论的起因是该年召开的首届墨西哥大学大会通过了开展马克思主义大学改革的决议，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大学教育的指导原则。隆巴尔多通过《大学改革的基础》《思想自由的界限》等文章提出，作为社会结构一部分的大学应当执行其社会功能。大学面临如下抉择：究竟是为既定的资本主义秩序背书，还是成为现状的批判者？隆巴尔多的回答是后者，而这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成为教育的指针。卡索则通过《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大学》等文章指出，将马克思主义提升为大学教育的基础是使马克思主义占据先前由实证主义占据的位置。他认为，就形式而言，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复杂的，无法成为大学教育的唯一向导；就实质而言，马克思主义没有科学性可言，只是唯物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大杂烩，物理学的进展已经说明了唯物主义的荒谬性。卡索坚持通过唯灵论校正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②

同样是在1933年，阿根廷哲学家卡洛斯·阿斯特拉达（Carlos Astrada，1894—1970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康德学会的会议上宣读了题为《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论文，开始关注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同年，即在马克思逝世50周年之际，拉美哲学另一位“奠基人”亚历杭德罗·科恩（Alejandro Korn，1860—1936年）开设了“黑格尔与马克思”课程，严肃对待马克思本人的作品，以接近新康德学派的立场提出了“伦理社会主义”的设想。拉美哲学另一位“奠基人”、《宇宙种族》的作者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1882—1959年）在其1937年的《哲学思想史》（*Historia del Pensamiento Filosófico*）和1940年的《哲学手册》（*Manual de Filosofía*）中

^① 关于拉美哲学的“奠基人”（Fundadores）包括哪些人有不同说法。奥拉西奥·塞鲁蒂·古尔德伯格（Horacio Cerutti Guldberg）在其《我们的美洲哲学思想两百年》（*Doscientos Años de Pensamiento Filosófico Nostroamericano*）一书中将墨西哥的安东尼奥·卡索（Antonio Caso）、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乌拉圭的卡洛斯·巴斯·费雷拉（Carlos Vaz Ferreira）、阿根廷的亚历杭德罗·科恩（Alejandro Korn）、科里奥拉诺·阿尔韦里尼（Coriolano Alberini）、智利的恩里克·莫利纳·加门迪亚（Enrique Molina Garmendia）、秘鲁的亚历杭德罗·德乌斯图亚（Alejandro Deústua）、巴西的拉伊蒙德·法里亚斯（Raimundo Fariás）和古巴的恩里克·何塞·巴罗纳（Enrique José Varona）等9人纳入拉美哲学“奠基人”行列。

^② Raúl Fornet-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 Leó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México, D. F.: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pp. 177-178, pp. 190-191.

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哲学的一支纳入哲学史。^①

福尔内特—贝当古还特别提及阿根廷实证主义大师因赫涅罗斯的弟子阿尼瓦尔·庞塞（Aníbal Ponce, 1898—1938年）^②，将庞塞视为从学术上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典范。福尔内特—贝当古认为，庞塞是拉美马克思主义史上唯一可以与马利亚特吉相提并论的人物。但庞塞与马利亚特吉刚好相反，他代表了拉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面向：欧洲化面向。阿根廷自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 1811—1888年）以来强烈的欧洲主义传统使庞塞能够以“美洲的欧洲人”自居，他贬低被视为阿根廷民族象征的高乔人，印第安人就更不在其话下。庞塞的代表作有两部：1937年出版的《教育与阶级斗争》（*Educación y Lucha de Clases*）和1938年出版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无产阶级人道主义》（*Humanismo Burgués y Humanismo Proletario*）。

1941年之后，拉美马克思主义完全进入了斯大林主义的轨道。拉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贫困在此后达到极点，斯大林主义支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想象。这个阶段的开端之所以定为1941年，是因为纳粹德国对苏联的入侵改变了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使共产国际决定性地开始了反法西斯主义联盟政策。这个政策转向缔造了拉美共产党的黄金时代，一大批共产党员得以进入议会甚至成为部长。但随着1947年“冷战”帷幕的拉开，这个黄金时代迅即终结。拉美共产党重新回到反帝路线，但斯大林的革命阶段论（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依然有效：民族资产阶级具有历史的进步性，需要与之合作，之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③斯大林主义在拉美地区一统天下的状况一直维持到1959年古巴革命，可以说，马利亚特吉纲领在此时完全湮没。

但马克思主义在拉美知识界的影响在继续。阿根廷哲学家阿斯特拉达重拾1933年康德学会会议上将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相关联的设想，在1952年出版的《存在主义革命》（*La Revolución Existencialista*）一书中通过存在主义这

^{①②③} Raúl Fornet - 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 Leó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México, D. F.: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pp. 193 - 208, pp. 211 - 222, pp. 225 - 233.

条道路小心翼翼地接近马克思。^① 时隔5年之后，阿斯特达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成果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与末世论》(*El Marxismo y las Escatologías*)一书。乍看起来，这种反潮流的转向有些不可思议，但其实有着厚实的历史基础：资本主义无力改变拉美长时间大面积的贫穷。阿斯特达拉企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认为马克思是反形而上学的典范，是第一位与柏拉图主义真正决裂的思想家。辩证法是科学地对待现实的方法，这种方法包含着对教条主义的根本反对：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固定不变的。历史唯物主义蕴含着对人及其环境在实践上的改造，这种历史性、革命性的实践指向所有人的自由。引导马克思辩证法前进的指针是人的解放及其有尊严的生活。马克思主义历史实践的普遍性对第三世界意义重大，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所陈述的社会改造理论意味着革命，意味着对美苏对峙或东西方对抗格局的超越。由此，阿斯特达拉实际上提出了发展一种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的要求，这使阿斯特达拉成为马克思主义再度拉美化的先声。

但是，实质性地改变拉美马克思主义图景的是古巴革命。可以说，古巴革命标志着以发展拉美化马克思主义为依归的马里亚特吉纲领的重生。马克思主义重新成为现状的批判者。紧随古巴革命的枪声，拉美文坛发生了一次“文学爆炸”，其实，20世纪60年代也是拉美“马克思主义爆炸”的年代。1960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译为西班牙文，推动了从人道主义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1960年，葛兰西的著作开始系统进入拉美，推动了实践哲学的发展。1960年萨特访问古巴引发了对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关注。阿尔都塞、马尔库塞、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等人的作品也在此时开始传入拉美。就实践方面而言，1968年代表了20世纪60年代的高峰。福尔内特—贝当古特别提及1968年召开的两个会议。一是古巴哈瓦那文化大会。卡斯特罗在会议闭幕式上发表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走出僵化，成为一种革命的力量，而不是成为伪革命的教会。二是哥伦比亚麦德林第二届拉丁美洲主教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天主教会决定选择穷人，要求拉美教会成为改变拉美的解放性力量。天主教会的这个麦德林转折标志着与马

^① Raúl Fornet - 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 Leó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México, D. F.: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pp. 253 - 265.

克思主义积极对话的解放神学的诞生。^①

就拉美化而言，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展示了格瓦拉式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格瓦拉的马克思主义包含两个主要特征。第一个主要特征是反教条主义。格瓦拉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本质上开放的认知过程，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以“知性的勇猛”来应对新的问题，不能成为“冰冷的经院哲学”和一种防御性的思想。^②这种对创造性的要求来自古巴经验，因为在古巴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根本没有想到过的问题。第二个主要特征是新人思想。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过程也是人在其中成为完全的主体的过程，这就是新人思想。解放不会自动地被生产出来，共产主义不仅需要物质基础，同样需要新人，需要人的意识的觉醒。而且这种觉醒并不只是要达到批判性的伦理意识，同样要达到对现实的科学认知。与因赫涅罗斯和庞塞等阿根廷马克思主义前辈一样，格瓦拉也肯定科学的解放作用，他并不是简单的道德浪漫主义者。

与古巴经验相应的另一件大事则是依附理论的诞生。依附理论不再将拉美的欠发达视为通向发达的过渡阶段，而是将拉美的欠发达与欧美的发达视为一体。也就是说，拉美的问题不是资本主义太少了因而需要像当时的拉美各国共产党那样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太多了因而需要一场针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革命。依附理论被认为是对马列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补充，由此，马克思主义成为拉美解放理论的一部分。^③

1971年，“解放神学之父”古斯塔沃·古铁雷斯（Gustavo Gutiérrez, 1928—）出版了《解放神学》（*Teología de la Liberación*）一书。这标志着解放范式在神学领域的系统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传统的对话结出了重要成果，由此，解放神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拉美传播的重要渠道。1973年，奥斯瓦尔多·阿迪列斯（Osvaldo Ardiles）等年轻一代哲学家集体出版了题为《拉美解放哲学纲要》（*Hacia una Filosofía de la Liberación Latinoamericana*）的文集，标志着拉美解放哲学的诞生。解放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拉美传播的

^{①②③} Raúl Fornet - 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 Leó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México, D. F.: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pp. 279 - 281, pp. 293 - 301, pp. 276 - 278.

又一个重要渠道。^①

之后马克思主义继续深入拉美，这种深入的里程碑式成果是阿根廷解放神学家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1934—）关于《资本论》的三部曲：1985年的《马克思的理论生产》（*La Producción Teórica de Marx*）、1988年的《走向一个不为人知的马克思》（*Hacia un Marx Desconocido*）和1990年的《晚年马克思（1863—1882年）与拉美解放》（*El Último Marx (1863 - 1882) y la Liberación Latinoamericana*）。^②杜塞尔认为，马克思从活劳动这个他者出发展开的对资本的批判，不仅是一种哲学批判，也是一种伦理批判。这种对现状的批判不能止步于马克思，因为马克思的著作远未完成，马克思本人所留下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不够的^③，需要创造性地继续马克思的批判事业。具体而言，这种创造性继续体现为对依附问题和民族解放问题的分析。人们通常认为，依附理论强调的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之间的矛盾与马克思强调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是不相容的。但杜塞尔指出，这两者并非不相容，实际上，依附论预设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在资本竞争的层面上表现为依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是垂直的剥削关系，而中心资本与外围资本之间的关系则是水平的竞争关系。资本对劳动的剥削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占有实现，而外围资本对中心资本的依附则表现为剩余价值从外围国家转移到中心国家。外围国家需要打破这种剩余价值转移机制，才能实现民族解放。这使杜塞尔成为拉美化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接续者，也可以说杜塞尔呼应了阿斯特拉达对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的设想。然而，民族解放不是某个阶级的任务，而是由所有被压迫阶级联合而成的人民的任务。由于这个使“人民”高于“阶级”的立场，杜塞尔同马利亚特吉一样被视为民粹主义者。

1991年，另一位解放神学家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 - Bertrand Aristide）当选为海地总统，但迅速被军方罢黜。最后，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拉美化最重要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了拉美大学教育之中，20世纪30年代曾经引起热烈讨论的“社会主义教育”终于修成正果，这是马克思主义拉美

^{①②} Raúl Fornet - Betancourt, *Transformación del Marxismo: Historia del Marxismo en América Latina*, Nuevo León: Universidad Autónoma de Nuevo León; México, D. F.: Plaza y Valdés Editores, 2001, pp. 283 - 287, pp. 325 - 351.

^③ 参见恩里克·杜塞尔（被译为迪塞尔）：《马克思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与依附“概念”》，载[美]罗纳德·奇尔科特、江时学主编，江心学译：《替代拉美的新自由主义：〈拉美透视〉专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0页。

化的最佳见证。

大体上，这个阶段是马利亚特吉纲领湮没之后获得重生的阶段。斯大林主义一度主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想象，但古巴革命决定性地使马克思主义重新成为批判现状的力量，马利亚特吉纲领随之获得重生。之后，由于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传入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爆炸”，拉美马克思主义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可能性。马利亚特吉将印第安人视为拉美特性的主要体现者而倡导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这一波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对象则相当多元，其中基督教传统的对话尤为醒目。

四 结语

从1861年希腊移民罗达卡纳蒂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到1991年海地解放神学家阿里斯蒂德当选总统，福尔内特—贝当古讲述的这段130年的拉美马克思主义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了以基督教人道主义为轴心的拉美文化传统之中。拉美化或本色化是这部马克思主义史的核心线索，因而，代表拉美化马克思主义初次系统化尝试的马利亚特吉占据了不同寻常的显要位置。可以说，这部拉美马克思主义史只有两部分：马利亚特吉之前和马利亚特吉之后。马克思主义在拉美始终受到拉美自身传统的校正。在马利亚特吉之前，胡斯托、因赫涅罗斯所发展的实证社会主义是这种校正的证据。在马利亚特吉之后，阿斯特拉达的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格瓦拉和杜塞尔的“伦理马克思主义”也是这种校正的证据。福尔内特—贝当古以此表明，马克思主义不是拉美之外的力量所主宰的，而是拉美人自己的事业——即使是欧洲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庞塞也跟阿根廷自身的传统息息相关，因而，苏东剧变不足以摧垮拉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从古巴的马蒂开始，经墨西哥的卡索和巴斯孔塞洛斯、秘鲁的阿亚和阿根廷的科恩等人，拉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来都跟非马克思主义方面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若单单关注拉美各国共产党，根本找不到拉美马克思主义的真形象。与拉美传统交融的马克思主义需要在拉美共产党之外，在依附理论、解放神学、解放哲学及拉美的教育体制中寻找。马克思主义在拉美已经本色化，不会随着美苏冷战的终结而终结，拉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取决于拉美人自己，这就是福尔内特—贝当古的辩护。

（责任编辑 黄念）